

图书馆召开新学期全馆动员大会

8月25日下午，图书馆在五楼报告厅召开新学期动员大会。会议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主持，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巩恩贵副馆长首先作了讲话。巩副馆长从“买好书”、“管好书”、“用好书”三个方面介绍了下半年的工作思路。他要求流通阅览部门以“读者第一，服务育人”为宗旨，继续开展文明优质服务，同时积极打造“悦读沙龙”文化品牌，成立“悦读沙龙”读书会，创新活动内容与形式。

接着，王傲镭副馆长从图书馆电子资源的结构调整、数据库的宣传与培训(学科服务)、智能图书馆的建设(技术服务)以及新生培训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新学期的主要工作。他说，智能图书馆建设目前已基本成型，外文电子资源尚需充实、调整。文献传递方面，已增加了国家科技文献中心的传递渠道，文献传递时间缩短到4



小时，下一步还要继续努力，争取做到即时获取文献。

陈栋田书记作了总结讲话。陈书记对全体党员又特别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全体党员要结合自身工作，认真做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二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做好读者服务，圆满完成评估工作；三是按规定、按要求、按时完成住房整改工作。陈书记重点就图书馆迎接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作了严密的部署，陈书记强调，图书馆是考察和评估的主要部门之一，我们要从严格考勤作息制度、落实图书馆日常工作督查制度、端正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等几个方面共同努力，保证图书馆能圆满完成评估工作。

(图书馆办公室)

沙龙荐书

《总有一次流泪让我们瞬间长大》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了12章经典、深刻、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短小精练、内容新颖、说理透彻、温暖励志。这些充满感动的故事，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健康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成功智慧，使读者在轻松阅读小故事的同时，从中获得丰富的生活哲理、人生经验、处世智慧，以及成功启迪，感动之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扇智慧和感悟之门。

阅读这些小故事，让读者能抛开理论的迷雾，获得人生顿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生；能使你的意志更加坚强，使你的内心更加强大；它是你迷失航向时的灯塔，它也是你春风得意时的镇静剂。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犹如一盏盏明灯，照亮你成长的道路。

(情报所 付来旭)

作者简介：辰雪枫，“情感色彩魔术师”，温暖心灵的治愈系作家和编者。成功编著多本心理励志图书，在多种杂志发表文章并在《情感读本》《1626》

关注生活、关注人们的心理，曾成功《青年志》等多本青春情感及时尚



带上图书馆前行

2016级的新同学们，当你好奇而雀跃地迈进齐鲁工业大学的校门，最先迎接你的一定是广场正中那座最庄严雄伟的建筑——图书馆。那是一所大学的心脏和精神殿堂。

我们的图书馆，建筑面积三万多平方米，这里蕴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和文化艺术的丰富宝藏，走进图书馆，不仅有宽敞明净的借阅大厅和书库，3000多座位的阅览室、自修室，有240多万册纸质馆藏，130万册电子图书，二十多种数据库和丰富的数字资源，更有便捷智能的软硬件设备保障着这些资源的全开架一体化借还服务。我们还推出手机移动图书馆，歌德阅读机、图书馆微信，QQ，多方位多渠道地和广大读者沟通互动。精彩纷呈的艺术展览，悦读沙龙，学术讲座，作家面对面等活动也不断地在图书馆举行。

我们真诚的希望，在珍贵的四年大学时光里，你能多抽出时间走进图书馆，熟悉图书馆，充分利用图书馆，放开手机和电脑游戏，静静地捧起一本书，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享受纸墨的芬芳，以书为翼遨游世

界，纵览古今，汲取知识，涵养品行，与书籍成为一生的挚友。我们更希望，图书馆对于你，不仅仅是一座藏书的建筑，它应成为你求学路上的伙伴，攀登书山的阶梯，修身立志的导师，和成长道路上点亮心灵、指引前行的一盏明灯。南艺图书馆馆长曾寄语学子：“带着图书馆上路吧！如果同学们的一生始终能有图书馆相伴，那么，人生就是成功的。”毕业前一位学长也曾深情地说：“如果一生只能喜欢三次，我希望能是：一本书，一个人，和一个叫图书馆的地方。”

热情的图书馆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张开温暖的双臂，以专业周到的服务，真诚欢迎莘莘学子的到来。我们相信，只要你和图书馆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你一定愿意与她结下长久之缘。图书馆里那些或酣畅淋漓或宁静深思的读书时光，一定会是你最受益最无悔的青春记忆。

（采编部 吕明）

【名家谈阅读】

因为读书，不会被同化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北京国际图书节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名家大讲堂”上，作为主讲人，为读者分享他的读书体会：希望已成为“少数”的读书人，为了避免“被同化”而坚持阅读。

作为知名作家，梁晓声著书无数，亮相国际图书节的梁晓声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大众面前谈读书了。“读书完全是我个人的爱好。”梁晓声心里总放不下这样一串数字：我国现在有大约14亿人口，而一本质量不错的书一般情况下能发行2万册左右。“这意味着每7000个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买了这本书。”说起这些，梁晓声的口吻透出落寞。“我明白，我的工作就是为那七千分之一的同胞写作，就像我到一个人70万人口的城市中，我自然更愿意和其中那100个读书的人聊天。”

虽然有些忧虑，但梁晓声依旧劝在

座的读者不要因此感到自己成了少数。“不要因为读书的人成为少数而害羞。如果在座的朋友们恰巧都是那七千分之一，又或者，你们可以通过社交的沟通渠道找到另外的6999个，那你就不会觉得孤独。”

既然读书的人这么“少”，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读书？梁晓声回答得很干脆：“避免被同化。”

梁晓声提起了法国作家尤涅斯库的剧本《犀牛》。在一个小镇上，一个青年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而镇子上的犀牛却越来越多。小镇上的人们以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在变化，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也开始长出犀牛角的时候，他大喊道：“不！我绝不跟随你们！”在梁晓声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小镇上的年轻人一样容易被同化，更不要说仅占七千分之一的读书人。“如果你不想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就要学会像《犀牛》的主人公一样说‘不’。”为了防止变成“犀牛”，梁晓声为读者推荐了几本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蔡元培的《中

国人的修养》和王毅的《美国简史》。无一例外，这四本书都是社科类的著作，而非梁晓声早年擅长写作的小说类文学作品。“要了解这个世界，读小说显得远远不够。”梁晓声说。

“数字阅读有点自欺欺人”，面对网络化与碎片化的阅读生态，梁晓声有他自己的看法。“手机可以被当作字典用，这肯定能方便阅读。”但要说起用手机读书和上网读书，梁晓声并不看好。他曾带过一个研究生，这位学生告诉他，为了写论文查资料，他花了一晚上整整6个小时的时间上网，可最后算下来，真用在查资料的时间只有40分钟。“手机和网络有一个特征，一个空间和另一个空间几乎没有距离，手稍微动一下页面就滑过去，注意力就被分散了。想用手机进行有质量的阅读，还是有点自欺欺人。”

（来源：工人日报 墨林摘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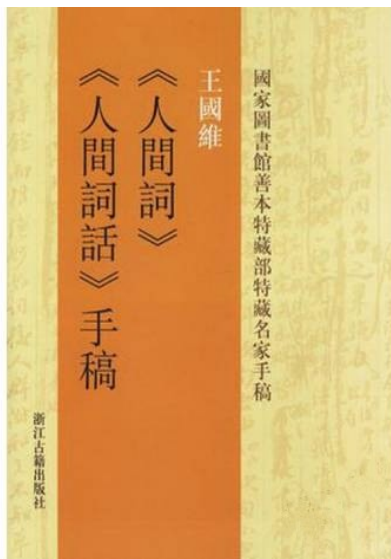
浅说《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最著名，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大概写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既然是词话，那么首先他应该是一本讲词的书，但是实际上我们读他的时候会发现他讲的绝不单单是词。更多的王国维是将诗词融为一体，进一步深入到他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韵律文乃至中国传统美学的见解体会。因此，《人间词话》绝不单单是一本词话诗话，更是王国维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番心解。

词的地位相对诗而言自唐宋以来一直是要低一点的。尽管从宋代以后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在正统文人们心里，词仍然要比诗浮艳，因为词本身就是从青楼酒宴而来的。但是到了王国维，他将词提到了一个与诗并列的高度，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法去重新审视，进而把握到了词这种文学体裁独备的要眇宜修的美学属性。第一次将他之前所学的叔本华美学，西方哲学，佛教理念引入到中国文学中去，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高度去定义诗词。他提出的境界说，用有境界无境界去评判词的好坏，更是开创了中國诗词评论的新纪元。

像词话诗话这种体裁本就是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一个小分支，它的特色在于体式随意，可长可短。《人间

词话》就是这样，它处处关乎词而处处不局限于词，他强调真，要有真感情真体会；强调自然，比方说他评价纳兰词，他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讲的绝对不仅仅是纳兰词，实际上他在阐述的是他对中国传统韵律文的一种见解。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人间词话》也不过是一本水平高超的文艺学专著而已，决不至于现在被这么多人追捧。《人间词话》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是由诗词出发深入到整个中国古典美学，更进一步升华到一个人生的境界，做人的境界。我们都应该知

道他的人生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晏殊《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欧阳修《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这几句话估计高中的时候为了准备考试老师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我在这里也就不再做过多的分析了。

我们今天说起传统文学很多同学会跟我讲读不懂。这里的读不懂不仅仅是文言文的问题，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不明白那些句子诞生的背景，那些典故，那种风气，这是一个文学常识储备上的不足。还有同学会说对这些古代的东西本国的东西不太感兴趣，觉得读这些东西意义不太大。当然，喜欢什么是兴趣爱好，但是，既然身为一个古老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本国本土的知识文化进行了解呢？毕竟，我们文化血脉的根源就在这些不太好懂甚至说有些老气土气的文字里啊。

有人说，这个时代已经无法产生真正的读书人了。我不信。只要这世上还有书在，还有在用心读书的人在，读书人，一定会有的。至少会有有的。

（环工15 潘月胜）

沙

龙

书

评

【世界著名图书馆】

法国巴黎圣日内维耶图书馆

图书馆的外形受到了波士顿城市图书馆的启发，但两者的内部设计大相径庭。这个图书馆有一个独立的大阅览室，建在藏书室上面。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精巧的钢架房顶，令人想起当时风靡欧洲的车站内部构造。该图书馆由建筑家亨利·布鲁斯特设计，称得上是古典设计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来源：人民出版社主办的读书会网站 墨林摘编）



名人的图书馆印记

华东师大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的“真人图书馆”日记（节选）

前言：真人图书馆简介

真人图书馆（Living Library），通过把不同人生经历的人邀请到一起以一种面对面沟通的形式来完成“图书”的阅读。它的优势在于提供的真人书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真人图书馆最早的活动源于丹麦哥本哈根5位年轻人创立的“停止暴力组织”。“真人图书馆”在2000年推出后，至今已有超过10年历史，丹麦创办人艾柏格马不停蹄跑遍全世界努力“找书”，除了创始国丹麦外，2005年这一概念开始在欧洲流行，之后渐渐波及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巴西等国，中国在2009年由上海交通大学首次尝试。目前已在同济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师大、武汉大学、浙江师大、四川大学推广真人图书馆服务。

真人图书馆，以人为书，特定个体的知识、信仰、政见、经历等都可以成为“书”的主题，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与之面对面沟通和分享，加深了解，消除偏见，进一步延伸到分享智慧，传承思想，达到免费借阅他人人生的作用。

到过燕京图书馆，是真的大可用来炫耀一番的！走遍全世界，凡有古籍的地方，都知道燕京图书馆的方便与美富。除了善本书库，哈佛燕京图书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最底层的亚洲汉籍。如同古代侠客的深山寻觅宝典，真的要通过一条只容一人侧身而下的旋转楼梯，才能到达那个秘密！我不知道这个设计是出于什么样的灵感。这里无疑是哈佛燕京的最有特点的特藏，包括了越南、日本、韩国在内的大量汉籍。尤其是韩国出版的中文著作，约有四千多部，内容涉及经史子集，一个馆的收藏，比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加起来还要多两倍。在那里浸泡几天下来，千年前世界汉字文化圈的伟大、辉煌与深不可测，真的可以感受到一点了。马一浮先生有一副写图书馆的诗联：“灵山咫尺能相见，玉海千寻不可量”，放在这里，真恰当得很。与在哈佛燕京泡过的学人一样，

我也在那里练就了大规模古籍拍照的本领。燕京图书馆借书，几乎是无限量的。说来有些唐突风雅，我常常用一个黑色拉杆箱去借阅古籍，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部拍照完成了。我利用这批汉籍，写成了《略说海外汉籍中的江南认同》《偶像破坏时代的江南意象：哈佛燕京所见日本近代江南纪游诗四种略述》等论文，并且校正过大陆有关日本汉籍最新出版物的失误。我在燕京寻宝的故事说不完。其中令人感慨的是竟然找到我二十年前一本小书，名为《余心有寄》的台湾版本，而我自己竟然完全不知道。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偶然相见，尽管只是暂时的重逢，抚卷久之不舍归还。我回国后透过孔夫子旧书网居然从台湾淘到了一本，有一种人各千里、失而复得的歆幸。

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是一个诗人型的学者：研究台湾文学的李瑞腾教授。他特别有想象力，特别有花样，将图书馆经营成了一个诗意盎然的地方。印象深的是那个图书馆的门厅：总有宝岛特有的鲜花与绿色植物；与此相映成趣，在咨询台里，有一位美丽热情，总有着灿烂笑容的馆员，回答你的问题时使你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一个嘉宾，也让你感觉到她永远清新得像一个新员工；而她身旁的几位年轻的义工或工读生，总有她的影子在，也那样生气勃勃、富于感染力。我想，图书馆的门厅咨询台其实是图书馆的眼睛：如果咨询台没有人，总感觉到二目无光；如果咨询台人气十足、主动接待，好比一个人用热情的眼睛看着你。此外，大厅的中央总有变换着各种花样的主题书展，使我不费力气，即能了解到汉语世界某一个专题的纵深书写谱系：从台湾某山的魅力，到意大利某水的风情；从抗战将领诗词，到文学与治疗的关系；从爱情哲学，到音乐叙事……主题书展把那么多相同主题的书聚集在一处，书与书之间会产生奇妙的联系，就像韩信点兵，衰兵败将也面目为之一振。门厅另一个迷人之处是新书架，在不大的一两个架子上，专门陈列近到新书，随意翻阅，手感温洁，纸墨犹香，而且旁边有舒适的沙发，使图书馆兼具诚品书店魅力，教人每天都想进去逛一下。还有“中大书架”、“教授书画展”、“签名售书”、“二手书捐赠”

……一到节日，门厅就像学校的大客厅，富于各种节日独特的氛围，小礼品、海报、义卖活动、抽奖、春联书写……在中央大学，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像图书馆的门厅这样表情生动、身姿活泼，这样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书香味和小布尔乔亚式风情的地方了。当我离开中央大学的那天清晨，北风呼啸，学校已经放寒假，图书馆还没有开门，我把一本本的书，陆续放进门口的自动还书箱，听着“咚——咚——”声响，好像我心里头某些重要的部分，也留在这个图书馆里了。

我的图书馆飘流小史，当然不会忘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读博士的日子里，最初的兴奋是自己出示一下博士研究生的证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着一块磨得玉润光滑的木板，屏神静气地在森林般的书架之间寻访，好像是带着皇帝的墨敕点兵点将的钦差大臣。留校后多少炎热暑假的日子里，图书馆的古籍部成为我销夏的好去处，在那里完成了有关近代上海诗学编年的著作。忘不了当我远在国外他乡，居然可以凭着一行电邮，轻易便捷地得到图书馆咨询部馆员的耐心解答与帮助，也可以通过校外访问，轻松快捷地调取基本古籍数据库里有用的资料，使我们图书馆电话与电邮背后那些默默奉献、不求闻达、不计功利的老师，以及对所有细心帮助过我的图书馆馆员，包括北美的沈津老师、法兰西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岑女士、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不知名的美女馆员……心存敬意、心存敬意，什么时候真想当面向他（她）们说一声：谢谢您！当越来越多的电子书籍、网络互动、线上阅读，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正在抹平书与书的差异、摧毁每一本书特有的神情、个性、灵韵与气息，正在越来越将人与人隔离、人与书隔离、人与图书馆隔离，正在深刻改变着图书馆的面貌，将图书馆引入一个未知的时代，我们会越来越怀念在图书馆的那些简单而安静的岁月，我们会越来越回归一个原初的记忆：图书馆原来是一些伟大的灵魂相聚的地方，多少世纪以来，他们在书的森林里低语，静心谛听，我们听得见他们交谈，甚至，接收到传给我们的独特信息。

（情报所付来旭摘编）